



一部视角独特的信贷危机反思录：加强信仰约束，回归传统文化，量入为出，对信用泛滥说不，才是立国持家之道。

[美] 杰克·卡希尔 著  
邓立立 译

# 教皇与银行家

一部借贷文化史

POPES & BANKERS

{ A CULTURAL HISTORY  
OF CREDIT & DEBT,  
FROM ARISTOTLE TO AIG }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教皇与银行家

## ——一部借贷文化史

〔美〕杰克·卡希尔 著

邓立立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 POPES & BANK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redit & Debt, from Aristotle to AIG

©2010 by Jack Cashil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scanning, or other—except for brief quotations in critical reviews or article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Licensed Work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皇与银行家——一部借贷文化史/[美]卡希尔著;邓立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989-0

I. ①教… II. ①卡…②邓… III. ①借贷—经济史—研究—世界 IV. ①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8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教皇与银行家

——一部借贷文化史

[美] 杰克·卡希尔 著  
邓立立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989-0

---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 40.00 元

# 目 录

引言	1
1. 第七层地狱	3
2. 借给外邦人	13
3. 不指望偿还	21
4. 哲人中的大师	31
5. 为王权而战	47
6. 光明正大	56
7. 公平的原则	71
8. 我在这儿要求法律的裁判	81
9. 挥霍者和投机家	91
10. 郁金香	102
11. 泡沫	110
12. 家族生意	121

# POPES&BANKERS

002

目 录

13. 马克思眼中的高利贷	131
14. 时间就是金钱	137
15. 杰克逊时代	149
16. 如山巨债	158
17. 黄金十字架	165
18. 金融奇才	176
19. 哲基尔岛	184
20. 消费者的诞生	191
21. 驱逐货币兑换商	202
22. 圣地	213
23. 市场上的傻子	221
24. 会员享有特权	232
25. 贪婪的十年	240
26. 纯真年代	255
27. 巴别塔	270
28. 着火的房子	291
29. 重建	295
注释	299
致谢	331
作者介绍	332
译后记	333

# 引言

迈克尔·莱德福(Michael Radford)导演的2004年版《威尼斯商人》是这样开场的:一艘小船满载着来者不善的僧侣沿威尼斯运河驶来,如同通常电影中的僧侣一样,他们带着十字架,口中吟诵着恶毒的诅咒。一旁的河岸上,是群放荡的威尼斯人,戴着装有阳具鼻子的滑稽面具,被雀跃的半裸妓女簇拥着。僧侣们的船靠近一座小桥,桥上挤满了面红耳赤的狂热教徒。在僧侣的鼓动下,教徒们开始殴打人群中戴着红帽子的犹太“高利贷者”,甚至间或把他们抛入桥下污浊的运河中。

这就是基督教圣地威尼斯平常的一天。

我敢担保,这绝不是莎士比亚所想象的威尼斯。诗人喜爱他的威尼斯商人,至少他尊重放高利贷的夏洛克。确切地说,这是迈克尔·莱德福眼中的威尼斯,而他的这种看法很寻常。这些放荡堕落的人、狂热的宗教分子以及高利贷者是如何将基督教世界变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富足、最持久的商业文明?这个问题是莱德福以及大部分他的同道者所无法提出的,更不用说给出答案了。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关于信贷的历史文献,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只有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然而也几乎赖于他们两者的协作,西方才得

以创造出了非凡的经济繁荣。是不是僧侣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信徒们在缔造这种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甚至必不可少的作用？果真如此的话，那是否由于他们在市场中的缺位，才令我们遭受当前经济上的灾难？

这些问题，很可能既非迈克尔·莱德福所能领会，也非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们所能理解，不过却非常值得探讨。通过追溯信贷史，或者说高利贷——至少到1800年之前，对以赚取利息为目的的放贷行为的泛指——的发展史，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文献记载看，“高利贷”非常直接地来自于拉丁语中的“usura”一词，意为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从本质上看，大部分的信贷史都是人类力争理解上帝的律法的历史。受人类能力所限，人不可能总是如愿以偿。正是信仰约束和经济欲望之间的矛盾所激发的创造性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繁荣。这种斗争仍在继续。

## 1. 第七层地狱

梅隆尼·格里菲斯-埃文斯(Melonie Griffiths-Evans)的家在波士顿。她很可能至死都执迷不悟,如果是这样,她会发现自己正好落入但丁所说的第四层地狱,与那些贪婪挥霍者为伍。挥霍就是指“花钱过于靡费或草率”,这个本该常用的词如今却不常被提及。挥霍者一直大有人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写道:“正如人们所说,一个人应该量入为出,并且所付值得;那些超出限度消费的人,就是挥霍者。”<sup>1</sup>挥霍者之所以在这里被提到,是因为历史上,他们使得贷款人的生意有利可图。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在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留下的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中,就有关于借与贷——或者我们要探讨的“债务”的伦理学内容。实际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美索不达米亚人曾把借贷情况刻在石碑上。然而,即便将贷款条件“刻在石头上”,人们依然在想办法逃避,最典型的,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格里菲斯-埃文斯女士这样的挥霍者。

格里菲斯-埃文斯应该庆幸,MSN 理财频道的戴维·科佩尔(David Koepel)以同情的笔触记述了她的故事,他不像但丁那样对此持批判态度。如科佩尔所说,2004年,格里菲斯-埃文斯签合同购买了位于波士顿市多彻斯特区的

房产，总价款 47 万美元，零首付。她声称自己本来打算租一间公寓，但她理想中的房子月租竟高达 5,000~6,000 美元。这对于当时的她是无法承受的。房主收租金天经地义，而放贷人则可以更灵活些。于是，心比天高、囊中羞涩的格里菲斯-埃文斯注意到了放贷人的诱人宣传。

在一次录音采访中，满怀同情的科佩尔向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贷款是掠夺性贷款(predatory loan)吗？”格里菲斯-埃文斯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sup>2</sup>为达成交易，她按照比较标准的 8.5% 的利率借了房款的 80%。由于还缺少通常应该支付的 20% 首付款，她又以高达 12.5% 的利率借了第二笔贷款。两笔贷款合起来，她初始的月供约为 3,500 美元，以后将随着贷款的调整而增加。

传统上，放贷人不会允许年收入低于 20 万美元的人承担这么高的利息负担，格里菲斯-埃文斯仅有一份兼职教师的工作，收入要远低于这个水平。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放贷人被鼓励迁就格里菲斯-埃文斯这样的人。她最终如愿得到了贷款。不过她宣称，放贷人曾许诺她很快就能重新贷一笔费用较低、利率固定的抵押贷款。“这就是贷款具有掠夺性的地方”，格里菲斯-埃文斯以此来印证自己和科佩尔的看法。<sup>3</sup>

格里菲斯-埃文斯的经历并不特别。像她一样的美国人有上百万，他们无意中合力摧毁了世界经济。早在 23 个世纪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嗅出了他们的野心：

他们很容易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乐于消费却又无法随心所欲，因为

他们的财产很快就会消耗殆尽。于是，他们不得不从其他渠道想办法。同时，由于对名誉毫不在乎，他们便会不顾一切地从所有可能的渠道攫取。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的，是国家对挥霍者的容忍度。为了确证格里菲斯-埃文斯是无辜的，科佩尔根本没有向她提出这类问题：她丈夫的可疑情况，她的收入水平，她存款能力的欠缺，她未来的工作前景，所谓的高租房成本，以及任何她趁房地产涨价而将房子转手获利的计划，这些计划可能因次贷危机而没有付诸实施。

同大多数媒体一样，科佩尔对挥霍者的态度，和那些纵容他们挥霍的人的态度一样温和。在这篇综述文章中，读者们看不到任何来自格里菲斯-埃文斯的贷款方或其他贷款者的只言片语。他们就如同莱德福电影中的威尼斯犹太钱商一样，仍然是形象模糊、毫无个性的群体。科佩尔最后寄语一位掠夺性放贷人认定的猎物：“如果你被提供了欺骗性的贷款，总得有人去坐牢，总得有人对此负责。”<sup>4</sup>另一个受骗的妇女也这么说。

与但丁不同，科佩尔不把挥霍者看成罪人，而是倾向于把他们看作牺牲品，这同挥霍者们的自我定位一致。实际上，在当今的美国，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介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是介于同情格里菲斯-埃文斯和不同情她的两派之间。后者我们称之为传统主义者；而前者，是社会清教徒，就是对那些现实中的道德家的简称，他们把当地的银行家看作魔鬼，将华尔街当成地狱。

科佩尔丝毫不同情放贷者，对他们的动机也没什么兴趣。而且，尽管科佩尔

好像已经被掠夺性贷款及放贷者的行径激怒了，但我怀疑他可能对高利贷及其放贷者等一整套概念都嗤之以鼻。对现代主义者而言，这些字眼儿注定听着就让人联想到只知盲从的中世纪时的教皇制拥趸，充斥着中世纪的迷信意味。

当社会清教徒审视道德景观时，他们看到的是成群的掠食者在剥削成群的受害者，对双方好与坏的判定几乎都取决于社会风气。比如，科佩尔把他的文章定名为“单身女性在房地产乱局中遭受重创”。换作传统主义者，可能就会将标题定为“单身女性在房地产乱局中推波助澜”，如果觉得这么说措辞激烈的话，那么可以把格里菲斯-埃文斯称作“掠夺性借款人”。

像但丁和莎士比亚之类的传统主义者有着鲜明的艺术性优势：他们笃信罪恶。当他们审视同一幅道德景观时，看到的是一千个不同的灵魂正在和一千个不同的恶魔搏斗。传统主义者亦不会为帮罪人开脱而把他们的恶魔降格为疾病、消沉、上瘾或是“梅隆妮无法控制的周遭环境”。罪恶可以缔造出更好的戏剧。它或许也能构建起更好的经济。

尤其是但丁，他本人简直是一个罪恶的鉴赏家。他能精细地觉察出罪恶微妙的层次变化，就如同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感知那样。事实上，他《神曲》<sup>①</sup>(*Divina Commedia*)的第一部分——“地狱(Inferno)”，读起来就像是在给罪恶做名副其实的分类。

《神曲》是用意大利当地语言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时间恰好是七个世纪以前，它描述了但丁被引导着穿过三重死亡空间——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旅程。他的

---

<sup>①</sup> 本章《神曲》中部分内容的翻译，参考《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译者注

旅程开始于 1300 年圣周 (Easter Week)<sup>①</sup> 的神圣星期四并于次周的星期三结束。

引领他穿过地狱和炼狱的是罗马诗人维吉尔 (Virgil)，他不是圣徒，甚至连基督徒都不是。在但丁看来，罪恶超出了教士的想象。它是普遍的，同救赎一样，“无论你走向何方，它都对你展开一条道路”<sup>5</sup>。

“地狱”的开篇，但丁身陷中年危机的痛苦中、处于道德崩溃的边缘，几近自杀。就在这一消沉时刻，维吉尔拯救了这个困境中的佛罗伦萨人，两人随即开始了他们的地狱之旅。被诅咒的罪人占据了九个依次往下的圈<sup>②</sup>：自我放纵者占据了前面五圈，残暴者占据了接下来的两圈，奸佞者处于最底层的两圈。

第一圈收容的是虽未犯错但却没能知晓或没能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灵魂，维吉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这里是地狱边缘，生活状态甚至有些惬意，只是维吉尔和其他人都被永世剥夺了快乐，那种快乐他们根本无法领悟到。

到了第二圈，永世的命运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如同在世时被自己的欲望折磨一样，好色之徒在这里被永不停息的风暴无尽地折磨着。在第三圈，贪食者被迫在冻雨和黑雪相混合的污泥浊水中打滚儿。

第四圈住着吝啬鬼和挥霍者，他们被判永世以庞大的重物彼此撞击。在第五圈中，狂妄者在沼泽一般的斯提克斯 (River Styx) 河面上互相厮打，而残暴乖戾者则在河里遭受着类似水刑的惩罚。第六圈变得更为炽烈，形形色色的各类异教徒被囚禁在灼烧的墓穴中永世不得逃脱。

---

① 复活节前一周。——译者注

② 每一圈即为一层地狱。——译者注

直到此处,但丁的叙述都不会让当代读者已经千锤百炼过的神经有任何触动。但丁在第一圈让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们松了口气。在第二圈对淫乱者的处罚也相对较轻,至于贪婪者、贪食者和无情者,那都是别人或别人的孩子,读者也就不太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直到第七圈,而且是最里面的一环,但丁才开始挑战当今的观念。最外面一环是留给杀人者和暴君居住的。他们在沸腾的血水河里被蒸煮着,半人半马的怪物会用箭射向任何胆敢逃离的人。放在今天,没有谁会反对这样的处罚。一些人可能希望看到国会也被如此发落。

中间一环住着自杀者,他们在此被化为“树的枝干”<sup>6</sup>,任何触碰都会让他们感到痛楚,鸟身女妖哈尔皮(Harpies)在他们上面不停地撕扯枝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处罚或许显得很严酷,但是他们不会对古人的想法感到吃惊,或许现在还有许多人仍然有这样的想法。

被放置在第七圈最里面、最恐怖一环中的是那些违背了“自然和她的恩惠”<sup>7</sup>的人:违抗上帝的渎神者;违抗自然本性的犯鸡奸罪者;对了,还有违抗自然法则的放高利贷者。他们所有人半死不活地被放置在燃烧的沙地上,头上有火焰雨从天而降——旧金山人想象中的贝克斯菲尔德<sup>8</sup>(Bakersfield)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对鸡奸罪的惩罚可以理解,但是但丁不明白放高利贷为何有罪。他向维吉尔问道:“请你稍微回到你讲高利贷伤害神的恩惠那一点上,把疑问的扣儿给我

① 参见田德望译本,“地狱篇”第11章注释10,第78页。——译者注

② 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三大内陆城市,以气候炎热著称。——译者注

解开。”<sup>8①</sup>这里的高利贷仅指收取利息的放贷行为，就算是利率适当的也包括在内。现如今某个人把钱存到银行，银行进而把这笔钱按利率贷出去，那么银行就犯下了但丁所理解的这项罪恶。

为了阐明其中的道理——即使在当时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维吉尔引述了一些公众普遍认同的说法——既有世俗的也有基督教的——来证明“人类若要繁荣和取得收获”<sup>9</sup>，必须通过自然或技艺，要么耕种土地，要么靠自己双手的劳作。然而放贷者“走了另外一条路”<sup>10</sup>，所以就违背了上帝对于人类的安排。明白了这一点，就无须解释更多了，维吉尔在前面探路，他的学生但丁跟在后面继续他们的旅程。

这两人只剩下两个圈还没看到，这两圈收容的是蓄意欺诈者和背信弃义之徒。第八圈又细分为十个恶囊。<sup>②</sup>在此受苦的有皮条客、阿谀者、伪预言家、腐败的政客、伪君子、盗贼、炼金术士、造假币者、作伪证者，以及“骗人的顾问”<sup>11</sup>——这个要等到后面讲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的时候再详述。<sup>③</sup>

冰冷的地狱第九圈属于叛徒们，最臭名昭著的有：布鲁图(Brutus)、卡西乌斯(Cassius)、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sup>④</sup>，他们被悬挂在世上最大的叛徒——撒旦(Satan)血淋淋的口中。显而易见，相对于日常困扰人类的各种恶行，最让但丁无法容忍的是蓄意的背叛行为——背叛朋友、背叛国家、背叛自然、背叛

① 参见田德望译本，《地狱篇》第77页。——译者注

② 参见田德望译本，《地狱篇》第18章，第131—138页。——译者注

③ 参见本书第26章。——译者注

④ 布鲁图，罗马贵族政治家、将军，卡西乌斯为罗马将军，二者均为刺杀恺撒的主谋；加略人犹大则出卖了耶稣。——译者注

上帝。

目睹了叛徒和其他作恶者令人毛骨悚然的下场之后，对这一切已经了然于胸的但丁随着维吉尔下到了一片开阔地，也迎来了复活节壮丽的破晓时分，他看到天空中群星璀璨，“许多美好的事物呈现在天堂中”<sup>12</sup>。

但丁并非是为了卖书才写下《神曲》。他写此书是为同胞们在极有条理的基督教世界里及人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上提供指引。诚然，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宇宙观、赏罚制度，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能拥有像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一样的认知次序。

即使在 1300 年，这种反映了上帝安排的次序观就铸就了但丁对于经济的理解。维吉尔在向但丁展示了被打到地狱第四圈的污秽的物质主义者后，又对他的学生讲述了时运女神福尔图娜 (Fortuna) 的情况——这是一位掌管经济的天使。上帝派给她一项“看不见”的任务，去分配“世间的富贵荣华”<sup>13</sup>——类似于统治亚当·斯密 18 世纪经济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不管人类如何尝试，他们都无法完全了解这个无形之手是如何运作的，也搞不清福尔图娜如何“预见、判断和执行她被指派的职责”。维吉尔补充道：“她甚至遭受了本该赞赏她的人的很多诅咒。”<sup>14</sup>但丁明白了，这些发出诅咒的人很可能就违背了上帝的良好秩序。

对格里菲斯-埃文斯来说很不幸，她的生活中没有像维吉尔一样的人，没人指引她穿越波士顿那标识不明的道德地带。这对所有人而言都将是代价高昂的。

两个多世纪之前，英国裔的爱尔兰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就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下去，必须在某个方面有对愿望和贪欲

的控制力,而内在的作用力越弱,外在的作用力就越强。”<sup>15</sup>格里菲斯-埃文斯的结局昭示了当控制力来自外在时,其代价是多么高昂,又带来了多大的侵扰。

如果说格里菲斯-埃文斯缺少一位向导,那么在大街小巷和媒体上,她绝对不缺为她辩护的人。城市生活(City Life),这个激进的波士顿社团组织就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先后两次阻止了收回格里菲斯-埃文斯房产的企图。在格里菲斯-埃文斯买房四年之后,2008年,她在一次集会上告诉50多个抗议者:“我们在夺回我们的城市!我们在夺回我们的社区!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家庭的利益,而不是银行家的利益!”<sup>16</sup>不论言辞多么富有冲击力,她对政治行动的呼吁都只能让福尔图娜更加无所适从。这些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意义。随着她在集会上的疾呼被放大、被认可,西方文明被推到了一个经济深渊的边缘。

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sup>①</sup>在他的扛鼎之作《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一书中坚称若要取得成功,“民主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体系必须竭尽全力拒绝享乐主义和颓废,而不能仅仅让自身去适应所谓的潮流”<sup>17</sup>。在诺瓦克看来,道德文化是支撑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良性运转的民主制度提供另外两根支柱:冒险的自由和可靠的法律体系,前者保证敢冒风险的人不会受到过多的干涉,后者则能够保护冒险者的权利。

报道格里菲斯-埃文斯传奇故事的媒体们对道德文化的历史知之甚少,而正是这些道德文化的不断传承才让他们拥有了今天的生活。那些抗议者知道的更少。在格里菲斯-埃文斯努力为自己的房子寻找买主时,抗议者们拿着相机,

① 美国著名天主教哲学家、记者、作家、外交家,为美国天主教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逼着贷款银行勉为其难地让她继续在这座房子里住三个月,当然还得免费住,以便她寻找房子的买主。当她没能找到买主的时候,贷款银行还得继续给她时间来找公寓。整个过程中,这个次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一直相信自己不会被逐出家门。就像她向《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吐露的,“上帝站在我这边”<sup>18</sup>,她很可能没好好查过这句话的出处。